

12 乍寒还暖

- 剧目：《乍寒还暖》
- 作者：孟宇晨
- 关键词：戏剧，理想与现实，疯狂，精神自由
- 剧目简介/梗概：

因自己的恩师剧作家冯亮突患重病，打算隐退，青年剧作家陈鸿决定参与编排被搁置的话剧《归来》。但就在《归来》逐渐成型的同时，上一代人的恩怨、戏剧界与官方之间微妙的关系，也浮出水面。阴谋与爱情、高尚与卑劣，现实本身就是一部完美的古希腊式悲剧。最后，以牺牲生命为代价，他的师兄孙和大仇得报，陈鸿却难以摆脱自己的宿命。

- 预计演出时长：120 分钟
- 演员人数：6 男 3 女
- 是否允许他人进行非营利性演出：是
- 演出前是否需要联系作者：是
- 作者联系方式：（QQ）3486415601
- 编剧留言：

戏比天大。

该剧本来自【青年戏剧广场·剧本市集】

欢迎访问 www.youthatresquare.icu

版权声明

本作品著作权为孟宇晨所有，下载本文件者，视同已阅读该声明，如不同意，应自行删除本文件。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本剧作者享有该作品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包括：

（一）发表权，即决定作品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

（二）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

（三）修改权，即修改或者授权他人修改作品的权利；

（四）保护作品完整权，即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

（五）复制权，即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权利；

（六）发行权，即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

（七）出租权，即有偿许可他人临时使用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的权利，计算机软件不是出租的主要标的的除外；

（八）展览权，即公开陈列美术作品、摄影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

（九）表演权，即公开表演作品，以及用各种手段公开播送作品的表演的权利；

（十）放映权，即通过放映机、幻灯机等技术设备公开再现美术、摄影、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等的权利；

（十一）广播权，即以无线方式公开广播或者传播作品，以有线传播或者转播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以及通过扩音器或者其他传送符号、声音、图像的类似工具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的权利；

（十二）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

（十三）摄制权，即以摄制电影或者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将作品固定在载体上的权利；

（十四）改编权，即改变作品，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

（十五）翻译权，即将作品从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的权利；

（十六）汇编权，即将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段通过选择或者编排，汇集成新作品的权利；

（十七）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

二、本人下载该作品仅作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之用，本人知晓并承诺，未经作者许可，本人不对下载的文件进行复制、传播（包括信息网络传播）、出版、排演、改编、汇编、翻译，或侵犯其他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权利。

三、本人承诺，如有下列侵权行为，本人将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一切民事责任：

（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发表其作品的；

（二）没有参加创作，为谋取个人名利，在该作品上署名的；

（三）歪曲、篡改该作品的；

（四）剽窃该作品的；

（五）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以改编、翻译、注释等方式使用作品的；

（六）使用他人作品，应当支付报酬而未支付的；

（七）其他侵犯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的行为。

如侵权者侵权行为同时侵害公共利益，平台及作者将向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反映，由行政管理部门责令侵权者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或处以罚款；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对于情节严重的，平台及作者将向司法机关及公安机关报案，以追究刑事责任。

四、下载者若侵犯作者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

五、若因该下载文件发生纠纷，本人同意案件由原告所在地的，具备管辖著作权纠纷案件的法院管辖。

内容简介

青年剧作家陈鸿在自己的恩师冯亮重病隐退之际，接手编排被搁置的话剧《归来》。但就在《归来》逐渐成型的同时，上一代人的恩怨，戏剧界与官方之间微妙的关系，也浮出水面，阴谋与爱情，高尚与卑劣，现实本身就是一部完美的古希腊式悲剧，最后，以牺牲生命为代价，他的师兄孙和大仇得报，陈鸿却难以摆脱自己的宿命。

乍寒还暖

序幕

（舞台说明）在一家医院中，一位老人在翻看手中的书籍，书籍很破旧，他却读得极为专注，仿佛应考的学生。

（年轻女子上场，步伐要迟缓）

年轻女子：先生，你怎么又在看那本书了？

老人（抬起头，声音中带着些许欣喜）：小徐，你又来看我了，真好，不然，我很寂寞。

徐玉琴：（声音中有些不满）医生告诉过你，不要再看那本书了，那对你的脑子没什么好处。

老人（声音突然变得严肃起来）：这是一个不知名的剧本，但它的艺术品味很不错，我很喜欢。

徐玉琴：（拿出包子）有再多喜欢，也不能当饭吃，先生，这是刚出笼的包子，您趁热吃了吧，一会我还要去学校上课。

老人：唉，这包子怎么这么面熟，我是眼花了还是糊涂了。

（舞台说明）幕布落下，演员退场，舞台上此时交替出现钟声与雪花飞舞的声音。

第一幕第一场

（舞台说明）舞台上此时出现两个人影，一个年届中年，一个垂垂老矣。

老人：（笑）你是谁，是我作品中的人物还是恶鬼？

中年人：哈哈，你记得冯亮这个名字吗？

老人：（摸了摸自己的脸庞）：冯亮是谁？

中年人：你果然是糊涂了。

老人：嗯，我就是冯亮。

中年人：是，也不是，你这个老鬼。

老人：对了，有了些虚名后我用过几个笔名，先是“素手青衣”，后来是“任公子”，最后成了“蜗角盲翁”，这是我人生的三大阶段。

中年人：我既不是“任公子”，也不是素手青衣，但我也是你的一幅面具，你不该忘记我。

（舞台说明）中年人的身上闪过点点不详的金光。

老人：（瞪大眼睛）“你，你说什么？我不认得你，你从哪来的？”

中年人：应该是我来问你，你要我往哪去？

（舞台说明）老人茫然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接着，他在舞台上疯狂地跑起来，一面在自己的脸庞上不断揉搓，最后，他摔倒在舞台上。

中年人：沙漏将尽，时间不多了，传奇剧马上就要落幕了。

（舞台说明）此时扮演莎乐美的女演员上场，脚步要快。

莎乐美：我是他所使用的第一个角色，就让我来送他最后一程吧。

中年人：你是未完成的人物，怎么能出现在这里？

莎乐美：沙漏将尽，一些限制已经消失。

（舞台说明）莎乐美自如地在台上跳起了舞，身姿曼妙轻盈，灯光聚焦在她的身上，不断跳动。

中年人：不，我的天，最后的戏剧生命居然在你身上。

（舞台说明）中年人想要去拉住莎乐美，但他抓不住人，只抓住了一串笑声）

中年人：我为什么总是抓不住。

莎乐美：贪婪，贪婪使你盲目。

中年人：我并没有得到什么。

莎乐美：你差点害死我的朋友。

中年人：你的朋友，你是说，素手青衣，他居然还活着……

莎乐美：只要我活着，他就还在，他在我的心里，我也在他心里。

（舞台说明）年轻人上台

素手青衣（望着莎乐美）：宝贝，好久不见。

中年人：怎么，我不是已经把你们给…

（舞台说明）老人慢慢地舞台上爬起来。

老人：在沙漏耗尽之前，只要我愿意，真可为假，假可为真。

中年人：你不过是几个戏剧生命的载体罢了，还要摆什么臭架子。

老人：花间落叶，亦可忘忧，我的自然生命已经接近死去，但在最后的沉默到来之前，这片舞台依旧会热闹。

素手青衣：哼，老家伙，你抢走了我们的舞台，还摆出一幅傲慢的嘴脸。

老人：这话又从何说起。

莎乐美：（脸颊上带着泪痕）：我本来马上就能登上舞台了，可你打碎了我的脚踝。

（舞台说明）音乐适时响起。素手青衣和莎乐美痛哭着在舞台上疯狂地奔跑，舞台上黑影绰绰。

老人：原来，这就是当年我那部未完成的话剧应有的终场。

中年人：（看向舞台一角）沙漏将尽，什么脏的黑的都来了。

（舞台说明）黑衣人从舞台一角蹿上来，揪住了莎乐美的头发，把她往外拖，素手青衣与他撕打起来，被他打倒在地上。

中年人（瞪住黑衣人）：你是和那小妖精一样的孤魂野鬼，还使什么横。

黑衣人：我是一位身份高贵的隐者，可莎乐美和这小冒失鬼打扰了我的安宁，我自然要来讨个公道。

（舞台说明）：黑衣人推开莎乐美，拔出腰间的长剑，做出威胁的架势。

中年人：原来你也在挣扎着回到舞台。

老人（若有所思）：你也许是一个我已忘记的戏剧形象。

黑衣人：（讽刺的语气）：忘记，忘记个真是廉价的借口，我之前可是你的一个宠儿。

老人：宠儿？那你是我的第十三部剧本《白头秋蝉》中的人物，它从来没有登上过舞台，但剧本纸稿一直还在。

（舞台说明）老人把目光转向了中年人。

中年人：不错，他是我的创造，但使他不能走进舞台的力量来自舞台之外。

老人：哈哈，都到最后的时间了，还有什么好怕的。

黑衣人：沙漏快光了，一起做个了结吧。

中年人：我也拥有部分的戏剧生命，但没有莎乐美总是不完整。

老人：哼，你们原来都是来抢我的莎乐美的。

（舞台说明）素手青衣从地上爬起来，与黑衣人对峙。

莎乐美：我不是什么财富，我是活的，并且，我只属于青衣。

黑衣人：臭小鬼，我对半生不熟的小妖精可不感兴趣。

老人（看向黑衣人）：那你为什么要来舞台，你并不是属于舞台的戏剧生命

黑衣人：我不是来要小妖精的，只是在终了之前来讨个说法。为什么我顶着“高贵”的名头，却只是个影子。

（舞台说明）黑衣人用剑朝自己的影子为猛刺。

老人（跺了跺脚）：原来，你是想要这方舞台。

其它人（齐声）：沙漏只有这么多，落到谁身上谁就有最后一次机会。

老人：“啊，夕日欲颓，寒蝉凄切，可如何是好？”

素手青衣：这出戏，由我开始，也应当由我结束。

中年人：不行，我才是四个面具中最贵重的。

黑衣人（看向中年人）：没了我，你连影子都不如。

素手青衣：（看向黑衣人）迅飞先生，希望你能帮我。

（舞台说明）：灯光打在素手青衣的身上，他拿出了一瓶墨水。

黑衣人：小鬼有点意思。

老人：这，是从哪找到的？

中年人：（目光看向靠得很近的莎乐美与素手青衣）：果然好算计，这都能找到。

（舞台说明）素手青衣很是得意的捏了捏莎乐美娇嫩的脸颊。

黑衣人：愿赌服输，到了这地步我只希望我这最后一出戏能演好，其它随你们高兴。

（舞台说明）莎乐美紧紧抱住素手青衣，含情脉脉地看着他。

老人（微笑）：那最后的机会就交给素手青衣吧。

（舞台说明）：老人倒地。

中年人：唉，现在最后的沙子已经掷下，说什么都无用了。

（舞台说明）素手青衣向舞台致意。

素手青衣：迅飞先生，只要你和莎乐美帮我，最后一场演出，一定能弥补所有的遗憾。

黑衣人：唉，这就是命吧。

（舞台说明）三人离开舞台。

中年人：虽然沙漏将尽，还是不能把老家伙丢在这里。

（舞台说明）中年人走过去，想要扶起老人，试了三次都不能成功，舞台陷入一片黑暗。

第一幕第二场（徐玉琴家中）

（舞台说明）徐玉琴与她的父亲出现在客厅，窗外风雨大作。

徐玉琴：父亲，你再给我一点时间好不好，那老家伙很快就会把剧本补全的。

徐天行（皱起了眉头）：女儿，你礼貌一点，他可是你的老师。

徐玉琴（冷哼）：他现在不过是个空壳，如果不是我还需要他的钱和剧本，我早就扔了他了。

徐天行：无论他有棺材还是王冠，我都不允许你再去接近他。

徐玉琴：怎么，你怕我引火烧身？

（舞台说明）徐玉琴挑逗地笑笑，带着与她的年龄极不相称的妖娆。

徐天行：（吃了一惊）那倒不至于，老先生人品一向持重，可你与那些人的关系实在是让我这个做父亲的不放心。

徐玉琴：为了借老头子的名头，付出些代价不算什么

徐天行（猛地站起身来）：什么？难道你已经跟那个小子…

徐天行：啊，父亲，你想到哪去了，那小子跟他老师一样，是个戏

疯子, 眼里只有戏, 没有人。

徐天行: 女儿啊, 你如果需要钱, 只要开口就好, 你图什么呢?

徐玉琴: 父亲, 我知道你有钱, 可我要的是戏, 是名。

(舞台说明) 徐玉琴站了起来, 准备出门。

徐天行: 唉呀, 我的女儿, 话剧已经要结束了, 你还想留在台上当台柱, 不嫌冷?

(舞台说明) 徐玉琴脚已经走出了家门, 却一下子僵住了。

徐天行(理了理领带): 门外是什么人。

(舞台说明) 剧团杨老板上场。

杨老板: 外面雨可是不小。

徐天行: (冷笑) 哪里, 在杨老板面前, 谁不得称个“小”字。

(舞台说明) 徐玉琴坐回到沙发上。

杨老板(冲着徐玉琴笑): 你之前给我的剧本很有想法, 但演员反映不太好。

徐天行: (看向杨老板) 你有什么想法?

徐玉琴: 老杨承诺过会把它搬上舞台。

徐天行: 杨老板, 那可辛苦你了。

杨老板(摆摆手): 孩子喜欢, 哪有什么辛苦不辛苦。

徐玉琴: 我的剧本不比冯先生的差。

徐天行: (不悦) 女儿, 那可是你老师。

杨老板: 年轻的就是比老的强, 她说得并不错。

徐天行: (冷声) 杨老板, 明人不说暗话, 我是不会同意她加入你们剧团

的。（舞台说明）：父女两人脸色一阵阴晴不定。

徐玉琴：（看向杨老板）我，我们自己有剧团。

徐天行：女儿，你成不了冯先生，在台上你站不稳。

杨老板：冯先生那样的人，有几人可比，陈先生还是比得上的。

徐天行：你是说冯先生留下的好徒弟，也当上“先生”了？

杨老板：据说比他师傅还多三分才气。

徐玉琴：哼，他也是个戏疯子。

徐天行：只怕他迟早要学那老头的样，来自立门户。

杨老板：（压住声音）：只有三捧米，留不得金孔雀，可退一步说，小的拉不进，老的总要想办法留住。

徐天行：杨老板，医生说了，冯先生明年开春之前，还死不了。

杨老板（摇摇头）：他的人还活着，戏却死了。

（舞台说明）敲门声。

徐天行：这种时候，谁会来。

（舞台说明）徐玉琴吃了一块巧克力。

徐天行（开门）：啊，怎么是你？

（舞台说明）陈鸿上场。

徐玉琴：（不屑）：你不是在医院吗。

陈鸿：我被提前放出来了。

徐玉琴：你现在不是病着吗？。

徐天行：陈先生，您所为何来？

陈鸿：我是您女儿自编自演的一出话剧的导演。

徐天行：（朝陈鸿望去）导演话剧还能差点把自己淹死，你们瞒了我什么？

陈鸿（吞吞吐吐）：我最近在写剧本，为了找灵感，我跳过一次湖。

徐天行：（笑）陈先生，难道您想演奥菲莉亚？

（舞台说明）陈鸿和杨老板苦笑，徐玉琴变了脸色。

陈鸿：（勉强）徐先生，下个月还有我老师从业五十周年的纪念演出，我是来请玉琴回去排练的。

徐天行：那对不住，我的女儿不会再上台演出了。

（舞台说明）徐天行和杨老板心照不宣地看向了地板。

陈鸿：（仿佛松了口气）那也好。

徐玉琴：不，我要上台。这是我的命。

徐天行：女儿啊，你只是个学生，为什么要参与戏剧界的是非呢？

杨老板：（起身）你们父女间的事情，我不牵扯，无论是上台还是不台，在排演之前给我明确的答复就好。

徐天行：女儿，懂了吧，看来当不成台柱，人家就不稀罕你。

徐玉琴：我，我偏要当。

（舞台说明）梅香玳从卧室上场。

梅香玳：不，戏台上的事，只有等冯先生说了才算，要是他做不得打算了，就该由陈鸿做主。

（舞台说明）几人俱是一惊。

徐玉琴：妈，你醒了？

梅香玳：你的前程，做母亲的总该说两句。

陈鸿：那好，你们一家三口先商量出个结果也好。

（舞台说明）杨老板和陈鸿自觉无趣，做势欲走。

徐玉琴：你们刚才都听我妈说了，一切由陈鸿做决定。

（舞台说明）杨老板哭笑不得，陈鸿面色极为严肃。

徐天行（赔笑）：杨老板，我女人她不通情理，你不要多怪罪。

杨老板：（坐下来）这话说得其实不错，案头上的事，归编剧，台上的事，归导演，小陈两样都是一把好手。

陈鸿：两只手是有，”好”字可当不起。

梅香玳：（眼一瞪）老头子还不是最偏心你了。

徐天行：老婆，这又是怎么说？

梅香玳：别忘了，我是个老演员，在老头子身边能说上话。

杨老板：嗯·冯先生进医院之前，对小陈确实看重。

徐天行：陈鸿虽然已经称得是”先生，但我女儿的事，不应由外人盘算。

梅香玳：这个丫头，眼下我管不住，随人拨弄吧，再说，按行当来算，陈鸿不是外人。

徐天行：（看着徐玉琴和梅香玳）：你们娘俩都是戏疯子，我也没办法，但我绝不会让我女儿成为职业演员。

陈鸿：我之前排演的几个剧目，她大概在后台偷看过不只一次，又怎么舍得离开。

梅香玳：我的好女儿，那舞台可有金镶玉，让你着了魔。

（舞台说明）徐玉琴用力挤出几滴泪。

杨老板：这是怎么了？

徐玉琴：即使我不是好演员，但为什么陈鸿的剧本都不让我看一眼。

陈鸿（顿了顿）：我的剧本并不出色，想看的话等展演结束就好。

杨老板：（不太高兴）这种事情你说出来，也太拿我不当回事了。

陈鸿：（压低声音）：老板，小徐学写剧本是为了参加她们学校的演出，不至于与我们剧团争风头。

梅香玳：呵，我女儿不是在老头子的剧团里吗？

杨老板：原来的角生病，她就顶上去演了，但她还是个学生，不成个模样。

梅香玳：那我女儿可是能在老头子留下的台上站稳？

陈鸿：（看向梅香玳）那不行，说真的，令爱的演出水平并不出挑，入不了我老师的眼，但我们剧团还缺一一名编剧，您看，是不是？

杨老板：（点点头）虽说我是老板，冯老和小陈的面子还是认的。

徐天行：这样也好。

梅香玳：两全其美的办法，老头子应该也能满意。

徐玉琴：（勉强）那，就这样吧。

舞台说明：（演员退场）

第一幕第三场

（舞台说明）在舞台上，几个穿古装演员正在演戏，一个白衣冠带，一个青衣蓝衫。

陈鸿：这个感觉还是不对。

严崇（穿白衣的演员）：导演，我也觉得戏有毛病。

刘知存：剧本和你给我们的指导都有头无尾，根本没法演。

陈鸿：是有问题，我们的剧本根本不适合表演。

严崇：（摇摇头）那你做啥，之前你的剧本不是挺好。

刘知存：是啊，为什么你要用不知从哪里来的剧本。

陈鸿：（脸色严肃）《归来》，是我老师患病之前最后一部作品。

严崇：那难怪，也只好奉命陪君子。

刘知存：这个剧本是没写成吗？

陈鸿：真没写成，人物表不完整，结局也不明确。

严崇：五十年赶一回，可别脸面没挣成，反倒赔了身价。

陈鸿：《归来》其实是案头剧，强要上台，当真难办。

（舞台说明）柳绮琦上场（在舞台表演中与莎乐美为同一女演员）

柳绮琦：没了我，你们演不成戏。

陈鸿（惊）你不是生病了？

柳绮琦：你前脚出院，我就好了。

（舞台说明）几人大笑。

陈鸿：不要胡闹，戏里还缺少某些东西。

柳绮琦：小先生，缺了什么？

陈鸿：（一愣）别这么叫我。

柳绮琦：那，呆子，你这人，排练新剧目，也不叫我，架子真大。

（舞台说明）陈鸿表情尴尬。

柳绮琦：嘻，没话说了吧。

陈鸿：不是架子不架子的问题，你不适合演这部戏。

柳绮琦：哼，又打官腔，亏我把你捞上来。

（舞台说明）：陈鸿心有余悸的打了个哆嗦。

白崇：（笑）你个飘到天上的小妖怪成了水鸭子，哈哈哈。

柳绮琦：他这叫为艺术而献身。

陈鸿：别，我哪算艺术家。

刘知存：说真的，“艺术”这个名头，你当得起，但这个剧本称不上好。

柳绮琦：（看向陈鸿）咦，听说你演戏水平比木头人强点，做编剧倒还称得上好。

陈鸿：这是《归来》，不是我的作品。

柳绮琦：《归来》有什么好的，从冯先生的其它作品中随便找一个上台就好。

陈鸿：（摇头）不行，这是最后的演出，哪能随便。

柳绮琦：所以才该找个可靠的作品。

刘知存：确实不该勉强。

白崇：别说，《归来》的开头是冯先生所有作品里最独特的。

陈鸿：开头确实精炼奇诡，但词句中错漏太多。

柳绮琦：（正色）词句中的错漏可以补益，角色可捏不出来。

刘知存：人物表是附在剧本上的，怎么还能有增减。

陈鸿：（若有所思）我师傅写《归来》的时候，心智并不清醒，漏写人物也不奇怪。

白崇：那缺啥咱填上啥不就是了。

柳绮琦：（笑）这话活像个大外行。

白崇：（摆手）那你们谁能有个办法，谁就是我的戏祖宗。

刘知存：（看向白崇）老白，心急不济事，依我看，《归来》中都是些鬼影和老家伙，应该加上个小孩或年轻人。

陈鸿：有些道理，可即使加上垫场的“天使”人物，戏剧冲突仍然松散，只怕连主要人物都不够。。

白崇：那麻烦，这戏可怎么演呢。

柳绮琦：《归来》中一定缺少女性角色，只怕还不止一个。

陈鸿：丫头，不要有小心思，《归来》不适合你来演。

刘知存：不，绮琦说得也有道理。

白崇：（笑）台上有个女角色还能提高票房。

陈鸿：那我们来试一下，把角色“随洛文”的一部分推动情节的功能交给一个女角色。

柳绮琦：这角色就归我了。

陈鸿：这…

刘知存：她正合适

陈鸿（看向柳绮琦）：好吧，宝贝，你赢了。

（舞台说明）几人大笑。

白崇：（打量陈鸿）你这孩子嘴硬又假正经，迟早上大当，哈哈。

陈鸿：（尽力压低声音）：你们几个人…

刘知存：别生气，我们本来也动用不了剧团里的其它女演员。

陈鸿：小徐我不想用，也只能如此。

白崇：她又怎么了？

陈鸿：她心思太多，我可用不起。

白崇：什么意思？

陈鸿：这人，与那些家伙牵扯太多。

刘知存：奥。

“(舞台说明)表演重新开始,几个演员所扮演的角色在台上抢一把剑。”

陈鸿：咦,这不还是有问题吗？

（舞台说明）两名演员的动作停止。

刘知存：先生,确实有问题,但我不清楚毛病在哪里。

陈鸿：不仅是一个人物的问题,《归来》整个情节少了一股爆发力。

白崇：这清汤温吞水,太不像戏了。

陈鸿：“黄叶南飞后,不做少年游。”,老师他老了,文笔不免有些拖沓。

柳绮琦：嬉,那老头子写不动了。

陈鸿：怎么说呢,老师近十年的作品都少了些风采。

柳绮琦：他的风采比不上你才好呢。

（舞台说明）柳绮琦像抱布娃娃似的抱住陈鸿。

陈鸿（尴尬）丫头,别拿我当抱枕,有外人在呢。

柳绮琦：那我是内人啦。

白崇：哈哈,你给我们导的第一出戏就是《西厢记》,真是戏如人生。

刘知存：先生,不仅是《西厢记》,这叫良辰美景奈何天。

陈鸿：（偷笑）命压人头无奈何。

柳绮琦：我怎么压你了。

（舞台说明）两人抱到一起。

陈鸿：（推开柳绮琦）我现在想着的不是你，而是戏，它压得我难受

柳绮琦：啊，难道你还想躺到湖里？

白崇：别腻味了，我老婆还等我回去啃鸡爪。

（舞台说明）四人俱笑。

陈鸿：嗯，戏里差的就是点滋味。

柳绮琦：真是个戏疯子。

陈鸿：差的就是酒气与色气，迷狂的激情。

白崇：难得见你这么不正经。

柳绮琦：（取笑陈鸿）你这呆子。

陈鸿：师傅早年以改编《牡丹亭》出名，近十年写得却都是教化剧，一定有某种缘由。

柳绮琦：他？还能有什么缘由。

刘知己：只怕小先生最知老先生心意。

陈鸿：（沉声）只怕他有什么伤心事。

白崇：这老妖怪到了地狱里只怕还能唱《大劈棺》，心不知道有多大。谁能伤的了了他。

柳绮琦：不一定，我跟呆子到医院去看陈老怪物的时候，听他说起过，有至少三部传奇剧从来没有上过舞台。

刘知存：谁能拦他的戏？

陈鸿：（讽刺）恐惊天上人。

白崇：（苦笑）呃，官方对我们这行当。

陈鸿：世上何有宇宙锋，飞来飞去无踪影。

柳漪琦：呆子，我知道你心里苦。

陈鸿：不问前程，但尽我心。

白崇：撑过一天是一天吧。

陈鸿：莎乐美和迅飞。

白崇：莎乐美是戏剧原型人物，迅飞是周大先生的一个笔名，你提他做啥？

陈鸿：师父的那三个剧本里，就有这两个人物。

刘知己：小先生，你看过那三个剧本？

陈鸿：不是，师父的笔记里有些片段可以利用。

白崇：你要重写剧本？

陈鸿：这是最好的办法。

刘知己：这主意并不太好，时间不够了。

柳漪琦：（笑）你又要去跳湖了。

陈鸿（笑）：宝贝，如果你能盼我好，我为你重新设计一个角色，还有新的剧本。

白崇：（指指点点）他终于开窍了。

（舞台说明）幕落。

第一幕第四场（医院）

旁白：戏剧舞台总是一代新人换旧人。

老年冯亮：我的人生，就这样结束吧。

（舞台说明）他拿出了笔记本。

老年冯亮：咳咳，这是我最后的生命了。

中年冯亮：一辈子的热闹，只剩了个冷清。

老年冯亮：谁还不是这么个收场。

（舞台说明）素手青衣上场。

素手青衣：别灰心，演出才刚刚开始。

中年冯亮：但我不是主角了。

素手青衣：只要还有人在舞台上，谁来做主角都一样。

老年冯亮：该演的，不该演的，都已写过。

中年冯亮：那为什么只有我困死在枯纸堆里。

素手青衣：那时你失去了勇气。

老年冯亮：没有，没有。

中年冯亮：再也见不到舞台了，真是寂寞。

老年冯亮：已经热闹过了，何必挂怀。

素手青衣：好热闹，好风光，一出戏的好材料。

（舞台说明）：灯光变幻。

中年冯亮：热闹有的，可到我三十岁之前，怎能想到这幅光景。

老年冯亮：论热闹，谁比得过《雷雨》，我成名比前辈晚了一年，写的剧本多了七八本，可倒头来，台上还是五六个剧目轮番演。

素手青衣：世上没有长生不老药，只要台上一直有我的戏，我的文学生命是不死的。

老年冯亮：世上的戏虽然多，活下来的却少。

素手青衣：（看向中年的冯亮）迅飞，啊迅飞，什么时候你能登上舞

台呢。

中年冯亮（恼怒）：如果不是你这疯子招惹是非，我也不会远离舞台七年。

素手青衣：那些人要赶走我，华盖罩顶，有何办法。

中年冯亮：我失去了太多。

老年冯亮：那只是因为情欲的泛滥和对金钱的贪求使你或者说我早衰了。我艺术生命最后的阶段完全成了一个盲人，我的艺术感知迟钝了。

素手青衣：早熟的桃花，早点谢了也好，免得随人扫落，失了身价。

老年冯亮：从哪来，回哪去。

中年冯亮：好，好，我今将去，再无归期。

（舞台说明）中年冯亮离开舞台。

素手青衣：走了也好。

（两位演员齐声）沙漏要尽了，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老年冯亮：在永远的沉默到来之前，陈鸿那孩子有机会替我完成《归来》。

素手青衣：嗯，你的宝贝徒弟，不比我差太多。

老年冯亮：本是一人，非要分什么你我。

素手青衣：不，素手青衣是素手青衣，冯亮是冯亮。

老年冯亮：是，我是文场里的英雄，世道里的小人。

（舞台说明）莎乐美上场

素手青衣：（惊喜）宝贝，你终于回来了。

莎乐美：嗯，我想我完成任务了。

老年冯亮：那迅飞他…

素手青衣：最后的演出，显然要有足够的演员。

莎乐美：我要跳好最后一曲舞蹈。

老年冯亮：不知能否有最好的观众。

素手青衣：会有的，等了五十年，怎么会等不到呢？

老年冯亮：（眯上眼睛）你去吧，那孩子来了。

（舞台说明）莎乐美与素手青衣下场，陈鸿上场。

陈鸿：老师，你还好吗？

老年冯亮：孩子，戏还好吗？

陈鸿：我们的戏马上就要开始，你要到场吗？

老年冯亮：“青山遮不住，流水东西流，你们年轻人的事，用不上我这个老头子。

陈鸿：老师，您的病。

冯亮：没关系，他们离开了。

陈鸿：您这是说…

冯亮：我还死不了。

陈鸿（表情悲伤）：老师，为什么要说“死呢”？

冯亮：没关系，戏剧就是真与假的斗争，你说，丑陋的真相与精致的谎言，哪个更美呢？

陈鸿（凝重）：老师，我是一个戏剧学徒，不是一个戏剧哲学家。

（旁白）时间仿佛在这一刻交错而过。哲学家年轻时应是聪明的学徒。

冯亮：（笑）哈，小机灵鬼，你写出自己的第一个剧本的时候，就不是学徒了。我在你这个年纪还只会写些莺歌燕舞，而你已有了严肃的艺术品味。

陈鸿：您当年改编的《牡丹亭》一时风光无两，为何没有走下去呢？

冯亮：唉，无源之水，怎可妄取。

（舞台说明）扮演素手青衣的演员准备代替旁白

陈鸿：先生，当时青山尚在，怎么能说无源呢。

（舞台说明）冯亮重重地喝了口水。

冯亮：当年，我与我的情人情投意合，但就在我改编《牡丹亭》时，她突患重病去世。这时我才明白，文学战胜不了现实，世上怎会有死而复生。

素手青衣（舞台下）最早的戏剧尝试就让我先失去了我的宝贝，也就有了“莎乐美”这个人物原型。。

陈鸿（若有所思）现实，你是说丫头。

冯亮：（笑）你已有答案，何必问我，我没有做为人的生活，只有戏剧，但除了舞台，你应该追求更好的人生，那孩子对你的爱，比我教给你东西漂亮多了。

素手青衣：（伤感）其实，我并没有教给他什么，戏剧形象在选择他的作者与化身。

陈鸿：老师，你这也太…

冯亮：一出戏很短，而人生很长，戏剧是我的整个生活，对你最好只是职业。

（旁白）素手青衣：那些人把“以戏剧为整个生命当成恭维我的话，其实，我正是因为失去了完整生命，才不得不寄身于戏剧。

陈鸿：老师，你不认可我（激动）。

（舞台说明）陈鸿脸色涨红，冯亮笑容平静。

冯亮：不，人生不只有戏剧。离开这片舞台，又是更开阔的天地。

素手青衣：蜗角盲翁，真是好名字，躲在戏剧里一辈子，怎能不‘盲目’。

陈鸿：（迟疑）：您还是要赶我走。

冯亮：我的好徒儿，我在戏剧界的虚名迟早会交到你头上，但我真不想你去参加什么“五十”“六十”。

陈鸿（笑）：先生，您另有安排。

冯亮：我打算在明年三月宣布封笔。同时我会向协会请求安排一次纪念演出，由你来做，我不会理会太多。

（舞台说明）灯光变换

陈鸿：（悲喜交加）：先生，你这是用你的戏剧生命来成全我的前程，我实在是当不起。

冯亮：我只是个在花壳里藏了五十年的老虫子，终于吐出几根丝，为你换几件衣裳罢了。我的笔记本里有我最后的戏剧生命，应该还有些利用价值。

（舞台说明）柳绮琦上台

柳绮琦（笑）：哈哈，一老一小，哭哭啼啼，实在太好玩了。

冯亮：（笑）你是来找小陈？

陈鸿：啊，丫头，你怎么到医院来了。

柳绮琦：（先看冯亮，又看了看陈鸿）：你的剧本呢？

陈鸿：不用急，很快就能有。

冯亮：再有三个月，我的最后一场演出就将开始。

柳绮琦：冯先生，你是说…

冯亮：夏虫不可语冰，我怕是看不到明年的迎春花了。

陈鸿：老师，您别这么说，您还要活下去，活到写出第二十部戏剧的那一天。

冯亮：孩子，即使我又写出了剧本，又能怎样呢，一代新人换旧人，我这个老架子，已经在舞台上站不稳了。

柳绮琦：先生，你和呆子的心，都是长在舞台上的。

冯亮：除了小小的一方舞台，我一无所有。

（素手青衣画外音）：舞台收留了太多孤独的灵魂。

陈鸿：我还有丫头的爱情，先生你一生未婚，又是为何。

柳绮琦（摇头）、真是呆子，这种话你也是…

冯亮（笑）：没什么好忌讳的，戏是色媒人，我早年仗着一点小小的虚名，借讲学的机会，也没少寻花问柳，因此耽搁终身大事，其实我只要对得起戏便好，何必守戒律清规。

陈鸿：先生，你的戏就是你的孩子，永永远远不会消亡。

柳绮琦：只是戏还在罢了。

冯亮：其余的小玩意并不要紧，《归来》和《白头秋蝉》，一定要能上台，我才愿离开。

柳绮绮：大部分稿子可是在这呆子手上？

冯亮（点头）：人若死，鬼上门，自然要有些戒备。

陈鸿：（惊）先生，这话怎么说#您可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

冯亮：（脸色一变）我一个糟老头子，还有什么好在意的，还是快点开始干活吧，干完了，你们也好去朝朝暮暮。

柳绮绮：您这话…

冯亮：呵，本来是寻常事，又何必遮掩呢。

陈鸿：先生，我可不是柳梦梅。

冯亮：呵，真成了柳梦梅，倒也功德圆满，只好先尽人事了。

陈鸿：先生不必太挂念，一切都会好的。

冯亮：那你先去忙自己的吧，我要对剧本做修改。

（舞台说明）：两人退下，扮演冯亮的演员在台上做相应表演。。

（素手青衣的画外音）：啊，我可恨又可爱的生命，你告诉我，灰烬中的余温，是否能庇护地下的种子。死亡在召唤我，我在期许舞台，舞台在等待新生。

（舞台说明）第一幕幕落

第二幕第一场

（舞台说明）几个人排演话剧，总是不顺利，挫折使人心情烦躁。

刘知己：陈头，这戏总是有些不对劲。

陈鸿（看向刘知己）：《归来》的剧本我已经补全了。

白崇（手里拎着把道具剑）：陈头，你是个人物，可这本子真是有问题。

柳绮琦（恼声）：你们两个人想偷懒就直说。

陈鸿：丫头，不能这么讲话。

（舞台说明）柳绮琦气得两腮通红，说不出话来。

刘知己：哈哈，果然一物降一物。

柳绮琦：（扁嘴）那我走？

陈鸿：丫头，别误会，你的角色在这部剧里很重要。

白崇（不悦）：你们俩个真是不顶事，戏还排不排了。

陈鸿：（摇摇头）我改出来的《归来》作为垫场戏剧也还好，但还算不

上看家戏。

刘知己：看家戏也就几个老先生能写出来，陈头你现在还比不上冯先生，更不消说田先生，曹先生。

陈鸿（笑）整个戏剧史的看家戏，我实在写不出，一个剧团的看家戏，可就有可能做成了。

白崇：你想自立门户，你这是在胡闹吗？

陈鸿：（看向白崇）：是不是胡闹要看价钱。这出戏成了，我们也不用成天萝卜白菜。

柳绮琦：（看向陈鸿）：呆子，我知道你不想再受那姓杨的气。

陈鸿：杨老板也算是我的恩人，无所谓气不气，但我想像我师父那样，在舞台上有一席之地。

刘知存：如果不是杨老板对付那些人…

陈鸿：那些人本就与我师徒为仇，又有何可怕…

白崇：你口气倒大，可你现在的水平根本就站不住脚。

刘知己：（沉声）陈头可不笨，他的想法也有道理，没有自己的剧团，算什么剧作家。

（舞台说明）陈鸿整个身躯晃了一晃。

柳绮琦（走上前，）：呆子，你怎么样了？

陈鸿：还有碾玉匠这个人物。

白崇：：又是闹哪一出。

陈鸿：除了我手上已有的，我老师还提到过他二十二年前的一部传奇剧，其中就有人物“碾玉匠”。

白崇：我的戏祖宗，台本怎么能不断地改呢？

陈鸿：我师傅由改旧戏入行，他的艺术特质并不是“诗艺化”的表达，而是时间与空间的自由流动，我在戏剧中加入“碾玉匠”来暗示时间变化，戏剧结构就完整了。

刘知己：那这部戏不就不成个了？

陈鸿：三一律不是什么祖宗家法，《归来》应当是戏剧的总结，而不是一部单纯的戏。

刘知己：陈头，你放手干吧，现在日子还早。

（舞台说明）：灯光熄灭。

陈鸿：（略显惊慌）怎么回事？

柳绮琦（微笑）这样也挺好。

白崇：没接到停电通知，只怕有人捣鬼。

刘知己：最近临时停电并不稀奇。

陈鸿：那我们先说一下戏。

柳绮琦：喵。

陈鸿（惊慌）丫头，不要作怪。

柳绮琦：戏哪有你重要。

白崇：哈哈。

刘知存：不要胡闹了，我们和陈头都耽搁不起。

陈鸿：（若有所思）耽搁，也就是廷宕，可以用拖延法展现角色的内心。

刘知存：这样角色就能完整了？

陈鸿（摇摇头）：迅飞这个角色一定缺少了某些东西，“静言思之，不能奋飞”。

白崇：有完没完了，赶快定下来。

刘知存：你再去问一下冯先生，这毕竟是他的作品。

陈鸿：不必了，我应该用我和师父的生命经历来升华角色。

白崇：（笑）又在装神弄鬼。

陈鸿：《归来》是师父用戏剧为自己而写的自传，他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心里应该很矛盾，既想远离，又恋恋不舍。戏剧就是‘真与假’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人物性格不仅可以复杂，还应该开放。

白崇：（埋怨）我的老板，老师，老祖宗，您老人家靠点谱，快点把剧本定下来。

陈鸿：戏剧不止有固定性文本这一种形式，用戏剧本身的张力推动表演，可能比用文本牵引表演更好。

柳绮琦：呆子，你又想跳湖。

陈鸿：哈哈，我眼前，尺幅之间，表里山河。

白崇：（笑）你想使用道具，隔开舞台，可真是天才。

刘知存：我们没这个条件，

陈鸿：现代戏剧必须遵循‘表演时间’‘叙事时间’，而中国传统戏剧可以依靠写意，获得更为自由的戏剧时空。

刘知存：你们师徒两个之前都做过传统戏曲，但这毕竟是两种东西。

陈鸿：师父之前的作品又从何说起，已经有过范例，怎么会不成功。

白崇：（笑）有其师必有其徒。

刘知存：之前一些戏曲界的人，对冯先生很有意见。

陈鸿：（若有所思）我师傅可能就是得罪了那些老家伙，才只能去写教化剧。

（舞台说明）窗外的风声。

陈鸿：《归来》不是源自留恋，而是因为怨恨。

柳绮琦：你又在多心。

陈鸿：多心比没心强，师父一定向我隐瞒了某些东西。

刘知存：我在这行也做了很久了，有些事情你还是不要…

陈鸿：我在这行也做了很久了，有些事情还是非做不可。

（舞台说明）灯光恢复。

陈鸿（疯狂的咆哮）：戏剧就是真与假，光明与黑暗的斗争，就让我用最后的《归来》，为戏剧送行吧。

柳绮琦：呆子，你可别…

陈鸿：我有分寸。

（舞台说明）隐约灯烁的灯光

白崇：好，那咱们就疯个够，疯完了远走高飞。

刘知存：陈导，你到底在想什么。

陈鸿：戏剧，戏剧，是我们在演戏剧，还是戏剧在演我们。

白崇：人生本就如戏。

柳绮琦：戏能不能成，也无关紧要，可千万不要出事。

陈鸿：假做真时真亦假。

刘知存：疯了，你们都疯了。

陈鸿：离疯还远着呢，不会有事。

（舞台说明）风声。

刘知存：到现在《归来》到底是喜剧，正剧，悲剧都还没有定下来，又要牵扯进戏曲，你不疯谁疯。

陈鸿（笑）：按照我师父的原意，《归来》应该是正剧，但我想靠戏曲中的“象征与拟真”，把它变成命运悲剧。

刘知存：这也是个办法，但我们到哪去找戏曲演员。

陈鸿（深沉）戏曲，我也曾学过。

白崇（笑）：果然你是贼心不死。

刘知存：先演起来再说。

（舞台说明）几人开始排练。

第二幕第二场

（舞台说明）冯亮的病房，月过中天，他的生命也已走到尽头，但在最后的沉默到来之前，他还要发出最后的怒吼。

老年冯亮：冯亮可以死，《归来》就不能死。

素手青衣：迅飞这个角色，又能交给谁呢。

老年冯亮：角色选择演员，听凭命运选择吧。

（舞台说明）黑衣人迅飞上场。

迅飞：我已等待多年，已经不想再等。

老年冯亮：我已等待多年，已经时日无多。

（舞台说明）迅飞拔出配剑在台上狂舞。

老年冯亮（唱）：世多称名兮不由我识，三十功名兮不能奋飞。困守鱼台兮，忧愤中藏，我有寸心兮，可鉴日月。不得其时兮，徒唤奈何。

迅飞：（唱）：独夫惧我宝剑兮尝试其芒，豺狼饮血兮岂可得谅。东门不顾兮中心悲伤，心悲伤兮心悲伤。

老年冯亮：我十年前便是该死的人，有何可惜。

迅飞：我本应是活人，却做了孤魂野鬼。

素手青衣：台上的究竟是戏，还是人？

老年冯亮：戏也罢，人也罢，鬼也罢，总要善始善终。

素手青衣：善始就已未必，又何必有善终，当年改编《西厢记》，我由着性子胡改，那些评委却给我加上了一堆好听名头，打发我去了一家剧团。

老年冯亮：其实那个地方还不错，可我失去了我的爱人。

迅飞：（看向素手青衣）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从心灵来到了人间。

老年冯亮：世上的戏剧有千百种，可没有哪一个比得过现实的人生。

素手青衣：离开了舞台，剧作者可有可无，一钱不值。

迅飞：哈哈，在台上，可有人能敌得过我这把刀。

老年冯亮（语气加重）：在戏外，一个姓罗的就曾让我无可奈何。

（舞台说明）迅飞又在台上舞刀弄剑，鬼气森森。

老年冯亮：从来都是命，半点不由人。

素手青衣：十年磨一剑，还斩不去心中的怨气，怎奈何这世上的不平。

迅飞：我愿为幽魂，只求台上再无魑魅魍魉。

老年冯亮：我本也是个老鬼，若没有舞台，我早该死了。

（舞台说明）：猫头鹰的啼叫。

素手青衣：猫头鹰啊，这地方多年不见了。

（舞台说明）：灯光变幻。

迅飞：我本是幽魂，却渴慕聚光灯。

老年冯亮：我本是活人，却很愿意迎接死亡。

素手青衣：冯亮可以死，迅飞不能死，《归来》更不能死。

（舞台说明）迅飞用剑在舞台上划出一道长长的痕迹，长剑在台上嗡嗡作响。

迅飞：我“死”也没关系，只是个幽魂，何必谈生死。

老年冯亮：（伸出手指）：我塑造了那么多人物，最出色的就是“莎乐美”与“迅飞”，“原欲”与“英雄性”就构成了我的整个戏剧。

迅飞：有血有肉的才是英雄。

（舞台说明）三个角色站成一条线。

素手青衣：（握紧双拳）：我的创造，我的精灵，我的魔鬼，吮吸我的血肉吧，去完成自己的史诗。

（舞台说明）：周围纷乱的脚步声。

迅飞：（从舞台上拔出剑）：面壁多年辛勤久，宝锋归处怎得知。

素手青衣：归处，归处，不得奋飞。奋飞奋飞，何人思我。思我思我，无由掇芹。

（舞台说明）雷鸣。

迅飞（抬头）：这乌云，你告诉我，你来自哪里，我又来自哪里，我到底是来自地狱的幽魂，还是来自艺术与历史的英雄。

素手青衣：（看向迅飞）何必看天呢，人生活在泥土之中，你是我创造的人物，最勇敢也最怯懦，最温柔，也最凶狠。

老年冯亮：（苦笑）：话只说对了一半，迅飞是我为我的宝贝徒弟孙和创造的一个人物，可惜，就因为那个姓罗的，他离开了我，也离开了舞台，离开了我为他准备的前程。

迅飞：所以，我才成了幽魂。

素手青衣：（恍然）：当时我们在露天剧场表演，姓罗的突然带人冲过来，真是好大的威风，把我们吹得走得走，散得散。

（舞台说明）：周围的声音变成刀剑相击的鏖鸣。

素手青衣：真希望有一场大雨，洗清我心中的怨，台上的尘。

老年冯亮：这场雨，等了十多年了。

（舞台说明）猛烈慑人的闪电。

素手青衣：啊闪电，我的时间不多了，请为我劈开一切阻碍。

老年冯亮（看向素手青衣）：你才是真正的冯亮，应该由你坚持到最后。

素手青衣：十多年前，我就已经被你埋葬了，哪个为真，哪个为假，又有谁能说清。

迅飞（略带疯狂的声音）：我是真的，我一定是真的，我的剑也是真的。

（舞台说明）一大群人发出的咆哮。

老年冯亮（捂住胸口）：死之将至，我还害怕什么呢？

素手青衣：（向舞台行礼）：到时候了，我今此去，再无归期。

（舞台说明）：素手青衣走下舞台。

老年冯亮：（拿过了迅飞手上的剑）：迅飞啊，该下场的终究要下场，该上场的走要亮相。

迅飞：我只是个幽魂。

老年冯亮（声音加大）我是冯亮，也是素手青衣，也是任公子，该回来都要回来。

（舞台说明）人群的哭泣声。

老年冯亮（身躯摇晃）：这是什么？

迅飞：戏剧中的人物在为我哀伤，为我哭泣。

老年冯亮：你们哭什么，我是该死的人，而你们会在舞台上，永远活下去。

（舞台说明）：雷鸣。

迅风：百年前的那场雨，带来了戏剧，最一场雨，又能带来什么呢？

（舞台说明）：逐渐接近的脚步声。

迅飞：我之前成为的，我将要成为的，你们都来吧。

老年冯亮：（抬头看天）只有一个人能把迅飞带到舞台，那就是我的子孙和。

（舞台说明）：所有幕后演员合唱：在文明未开的时代，巫神在火堆旁舞蹈。历史总也妖娆，酒神渐渐退场。蒹葭苍苍的东方，折扇与红袖飘扬，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人性开始登场。

迅飞：（右手手指抬起，反指自己）迅飞，迅飞，不能奋飞，台上再也不要幽魂了，我要成为活人。

（舞台说明）：迅飞离开舞台。

老年冯亮：（看天）老天爷，你告诉我，角色准备好了，演员与观众又在哪儿呢？快告诉我，不然，即使下地狱，我也要用最恶毒的诅咒，诅咒戏剧可憎的命运，诅咒这人间的的天不公。

（舞台说明）：老年冯亮倒地。

（画外音，用扮演陈鸿的演员担任）：老师，你怎么了

（舞台说明）：灯光亮起。

第二场幕落

第二幕第三场

（舞台说明）病房，陈鸿守在冯亮身边，在病房之外的是一位较为年长的男子，他长相并不俊美，但面容沉静，宛如雕塑。

冯亮：真好，我居然还活着。

陈鸿（松了一口气）：老师，你可快把我和丫头吓死了。

冯亮（笑）：我现在死了，也许对你，对戏剧都是一件好事。

（画外音）：十多年不见，您还是这么爱开玩笑。

冯亮：（睁大眼睛）：孙和，这孩子他居然来了。

（舞台说明）病房外正是阔别舞台已久的孙和，他趋步走进病房。

冯亮：（戏曲调式）：隔墙花影动。

两人齐声：疑是玉人来。

（舞台说明）：两人相顾失笑。

冯亮（笑）：好，小陈啊，这就是你的师哥。

陈鸿（惊）：他就是孙和师兄？

孙和：（大笑）：原来你就是大才子陈鸿。

陈鸿：哪有哪有，我连个《归来》修定不了，怎能称才子。

孙和：那部剧终究要上台了。

冯亮：到明年四月，我就准备封笔收山，陈鸿你应该顶替我的位置。

陈鸿：（压低声音）：师父您老糊涂了，我是绝不会再跟那姓杨的勾肩搭背。

冯亮（从被子里伸出一只拳头）：这才是我的弟子该说的话，比那些人强。

孙和：（有些窘）：老师，你还在怨我？

冯亮：呵，当时那种情况，你及时脱身总比被那姓罗的陷害要强。

舞台说明：（两人相对苦笑）

陈鸿：这个姓罗的又是怎样神通广大，想把我们师徒几个都笼进去。

孙和：怎么，你也与他打过交道？

陈鸿：之前我与杨老板交涉，打算自立门户，他就搬出姓罗的来压我。

冯亮：呵，该来的都来了。

孙和：剧团老板自然不敢得罪官家。

（舞台说明）：三人俱是大笑。

孙和：既然姓罗的要用舞台外的手段，那也不要怨我心狠了。

陈鸿：（惊和）：你有什么手段？

（舞台说明）十秒的停顿。

孙和：那姓罗的身体撑不了多久，只要再往前一推，他自己就去见戏祖宗了。

冯亮：（笑）嗯，斗了一辈子，老之将至，死之将至，倒也真是有趣。

陈鸿：你又怎么知道这些。

孙和：（看向陈鸿）：师弟，我没有你的福气，十几年来，我在远离戏剧的角落谋生，换过十几种营生，最近几年，我经营一家酒店，其中一个长期顾客，便是那姓罗的，既是到了我的手掌心里，又怎能让他逃了。

冯亮：（从床上伸出手）咳，这样不好，你会把自己搭进去。

陈鸿：（摇摇头）：你可千万别引火烧身。

孙和：他十年前让我从舞台上“依法依规”的消失，我也让他从这世上“依法依规”的消失。

（画外音）：冤冤相报的故事在舞台上不知演过多少回。

冯亮：你想上台的话，现在正有个机会，明年四月，我退休前会有一场纪念演出，由小陈导演的《归来》。

孙和：（冷笑）《归来》，那个独幕剧，那个把我赶出舞台十年的丧门星？

陈鸿：师兄，你这话过份了。

冯亮：小孙，《归来》中的“迅飞”这个人物，就是属于你的。

孙和：（声音中有些许歉意）：师父，师弟，不好意思，我失态了。

冯亮：不要紧，你离开这个行业十多年，有些怨气也正常。

陈鸿（看向孙和）：师兄，你还演的动吗？

孙和（点点头）：可以，十年来我虽然不能作为职业演员上台，但我还是在业余剧团演出。

冯亮：（笑）我这几个徒弟，个个不是省油的灯，孙和你是想像陈鸿那样，去自立门户。

陈鸿：老师，没有自己的剧团，还算什么剧作家，你应该为我们师兄弟几个高兴才是。

（舞台说明）：三人俱是大笑。

冯亮：我命在旦夕，你们各得其所，也算周全。

孙和：我打算了结了那姓罗的之后去演些儿童剧。

陈鸿：演完《归来》之后，我再做打算，只是不知师兄可愿帮忙。

冯亮：小陈你这个脾气不好，师兄弟之间哪用着假客气。

孙和：师弟，你应该是需要我来演那个“迅飞”。

冯亮：（指了指孙和）：这个角色本就是属于你的。

孙和：也是这个角色，把我赶出了舞台十多年。

冯亮：（看向孙和）：你小子怎么又诉起苦来，谁也没比你少吃。

孙和：（叹气）：唉，总要做过一场。

陈鸿：那就说定了。

冯亮：嗯，早点定下来也好。

陈鸿：师哥，你是否掌握中国传统戏曲，尤其是“武生”的一些表演技巧。

孙和：（笑）会，五六年前为了筹款，我什么样子的民间剧团都跑

过，只是碰上行家，卖相就撑不起来了。

陈鸿：已经够了，我只是需要用传统戏曲手法，来扩展叙事空间，进行“戏中套戏”。

孙和：小师弟，你的天分当真出众。

陈鸿：我哪能有什么天分，大部分工作还是师父做的。

冯明：（恍然）：《白头秋蝉》，这部戏你也整理成了，。

（舞台说明）：猫头鹰的鸣叫。

孙和：小师弟，你这胆子太大了。《白头秋蝉》这部戏邪性，会麻烦上身。

冯明：嗯，《白头秋蝉》，多言取祸，实在危险。

陈鸿：《白头秋蝉》与《归来》一体两面，是一个母题的不同呈现形态，《白头秋蝉》会惹上祸端，《归来》又好到哪里，不如一步到位。

孙和：好，人生有其归处，何必无声如秋蝉。

（舞台说明）在猫头鹰的鸣叫声中 冯明看着自己的两个弟子，人生的几个阶段在他的眼前飞快地闪过，时间仿佛拥有了重量，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冯明：我旦暮之间，将为朝露，你们去做吧，不用顾及我。

（舞台说明）冯明昏迷了过去，两人交换了悲凄的目光，随后离开了舞台，最后是猫头鹰的鸣叫。

第二幕第四场

（舞台说明）徐天行的家中，他的妻子与伙伴俱在，连天的阴雨使人心生烦躁。

徐天行：（看向杨老板）冯先生身体可是还好？

杨老板（笑）：好，好的能把我逼死。

梅香玳：多少年的朋友了，话不要说的那么难听。

徐天行：你们不是已经合作了十几年了？

杨老板：之前那些也还罢了，可如今他又要唱这一出，不是让我下不来台。

（舞台说明）窗外的风声。

徐天行：老先生为了戏，熬到一点骨头渣都不剩，你顺着他些，也积点德行。

杨老板（冷哼）：他自己早把德行败光了，最后一次演出，他还要变卦。

徐天行：那不过是拖延上几个月，也没太大关系。

梅香玳：先生就是这个怪脾气。

杨老板：那罗厅长又是我们能得罪起的。

梅香玳：罗厅长，你是说那人，他还没死。

徐天行：那个姓罗的不是什么好人。

梅香玳：嗯，这人难道还折腾得动？

杨老板：他不仅没死，还活得不错。

徐天行：（变了脸色）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却要死了。

杨老板：他，是头打不死的老虎。

梅香玳：这人不早退休了。

杨老板：他不退休还好，他现在成天打秋风。

徐天行（语气放松）：几张票算不了什么。

杨老板：他不要戏，只要点虚名。

徐天行：这等人，好应付，他都说啥了。

杨老板：他要求冯先生为他写一幅字。

徐天行（笑）：这老混蛋，冯先生是这么好摆布的。

梅香玳：这老东西本事不大，架子却吓人，之前我的几出戏，都让他贬得一钱不值，偏又装得大模大样。

徐天行：陈先生与这姓罗的，有大仇，还题字。

梅香玳：糟心的事先别提，孙老板什么时候到？

徐天行：孙老板应该快到了。

杨老板：哪个孙老板？

梅香玳：孙和，孙王爷。

杨老板：（惊）孙老板早不做这一行，怎会平白无故地露面。

梅香玳：该死的不死，，不该走的自然不会走。

徐天行：我那宝贝女儿请了尊大佛，她的剧本把孙老板招来了。

梅香玳：我那傻丫头没那么大本事，他为的是陈鸿和那姓柳的女孩。

杨老板：听说孙老板早年是陈先生的御用演员，可他十年前就改行经商了，怎么又来牵扯。

（舞台说明）隐约的雷声。

徐天行：在小陈冒出来之前，冯老头眼里头一个宝贝就是他。

梅香玳：我还在台上时，冯先生对待孙老板，比如今的陈鸿还亲上几分。

杨老板：老冯之前具体做过什么，我一概不知。

梅香玳：他算是我的记名师父，之前他在自己的剧团里工作，那几十年才是他的景气，那七八场大戏压得没人敢吭声。

（舞台说明）灯光转暗。

杨老板：现在他可不值钱。

梅香玳：（怒）他是“先生”，无论什么时候都是。

徐天行（看向梅香玳）：杨先生是掏钱的，演戏的怎么能得罪。

杨老板：这是什么意思？

徐天行：（放高嗓音）：孙老板，委屈你了。

（舞台说明）孙和上场。

孙和：（看向梅香玳）：梅姐，十几年不见，你气口还是一样干脆。

杨老板：（站起来）你们这是哪一出？

孙和：（笑）这叫暗度陈仓，冯先生准备收山的消息一放出来，我马上就来听凭吩咐，果然，我那小师弟还是有用着我的地方。

梅香玳：唉，这么些年了，总要有个了结。

孙和：十多年了，《归来》还是要上台。

杨老板：这出戏，不能上。

孙和：（看向杨老板）：这可就由不得你了，你愿意搭这个台子，那皆大欢喜，要是不顺意，我和冯先生也都有些名声，十年前我们就有自

己的剧团,现在也能行。

梅香玳:这么多年了,你和先生还是这个派头。

杨老板:你们可是能对付的了那姓罗的。

孙和:(笑)那姓罗的不过就剩一张老皮,有什么好怕。

徐天行(吃了一惊)这,冯先生风头也不比当年了。

孙和:那姓罗的眼下也不算什么人物了,他得了癌症,小鬼就要上门了。

梅香玳:这消息能当真?

孙和:我是接待酒店的老板,打听这点消息有什么难的?

徐天行:好事好事。他早该死了,可千万不要让他再兴风作浪。

梅香玳:他要是死了,比三个大剧场都有用。

(舞台说明)杨老板见情形不对,脸色顿时铁青。

梅香玳:(看向杨老板):当归则归。

杨老板:好好,你们戏台上的人真是顶个的能耐。

(舞台说明)杨老板转身离开,徐天行张了张嘴,没说什么。

孙和:这老小子也是个随风倒的,姓罗的要是不死得利索的,也是个麻烦了。

徐天行:你是想...

孙和:我可以用一些手段,把他给...

梅香玳:你可别做傻事。

孙和:我有分寸。

徐天行:(惊)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梅香玳：老徐，我是你的妻子，也演不动戏了，难道你还怕我跑了。
可这是冯先生最后的演出了，我尽我的心。

徐天行：你要做什么，我都不拦你。可千万不要把我们女儿卷进来。

孙和：你那宝贝女儿在台上站不稳。

徐天行：那也好。

孙和：不是谁都能有师父那样的天分。

梅香玳：称“老板”的台上台下多了去，像冯先生的这样才气，看一点少一点了。

徐天行：（看向孙和）：孙和，孙老板，你究竟又是何居心。

孙和：（笑）我只是个落魄的老演员，勉强在世上求一碗饭活着罢了，可谁敢拦我师兄弟几个的前程，我这把老骨头就是他的对头。

徐天行：我不跟你们这些疯子纠缠，绝不能把我一家卷进戏台上去。

孙和：你那宝贝女儿并不适合做这一行，就少操心了。

徐天行：本不是同一路人，不在一个碗里刨食也好。

孙和：（看向徐天行）请您多担待，我们都是些小鬼，见不得生人。

徐天行：好好，你们有冤报冤，道理应当。

孙和：哈哈，我就是下了地府，也要把他们拉去喂油锅。

徐天行：真是疯了。

梅香玳：十年了，小王爷的脾气还是一点没变。

孙和：（朗声）：话剧演员孙和，向诸位前辈辞行。

（舞台说明）孙和离开。

（舞台说明）雷鸣声。

梅香玳：这么些年了，终究是要有个了结。

徐天行：疯了，你们都疯了。

（舞台说明）第四场幕落。

第三幕第一场

（舞台说明）：排练之后的舞台，一面寂静，只有师兄弟两个在昏黄的灯光下进行密谈。

孙和：师弟，师父情况怎样，我实在走不开。

陈鸿：他现在还好，一年半载没问题。

孙和：（喜悦）：太好了，我与师父十年不见，终究能有个圆满。

陈鸿：他要亲自到场看《归来》。

孙和：（脸色一变）呃，这本就是他封笔的仪式，不到场也说不过去，再说了，他若肯来，。

（舞台说明）：猫头鹰的鸣叫。

陈鸿：师哥，你来我们剧团既不是为了求名，也不是为了求利，而是为了报仇，那姓罗的，与我们师徒几个有仇不假，可十多年前的旧怨，到不过以死相拼的程度。

孙和：啊，这都能被你猜出来，不愧是我的师弟，我确实想直接送那姓罗的上路，原因暂且不说，难道你想阻止我。

陈鸿：哈哈，师父都同意你去下手了，我做师弟的还能说什么。可是你怎么又改变主意，要直接动手。

孙和：我从那边的眼线得到消息，那老家伙病情好传，可能一时半会也死不掉，我不想错过机会。

陈鸿：师哥你愿冒大险为戏剧界去一大害，若大事可成，功劳比得过“关郑马白”，我个闲人只能舞文弄墨，又有何用。只是不知你有何办法把刀子递过去。

孙和：这并不难，你可有办法将最后的演出安排在你预计的那间剧团。

陈鸿：（略微吃惊）没想到师哥连我想组建自己的剧团的事都知道，真是佩服，你是打算刀刺，还是下毒？

（画外音）公理不彰，无可奈何，乞灵毒计，一拍两散。

孙和：（笑）小师弟，你居然比我更狠，我打算用刀刺。

陈鸿：这时候可没什么十步杀一人的手段。你恨那姓罗的有说法，何必置人于死地。

孙和：手段当然有，我可以用“刃中藏刃”在戏台上假戏真做，把他杀死。

陈鸿：这法子不好，他怎么会到台上去。

孙和：那姓罗的早年最恨，现在成天演戏玩票，正何况，演员里不是有…

陈鸿：（面色一冷）：我绝不会拿我女朋友当诱饵。

孙和：我一定提前把他干掉，然后自首。

陈鸿：付出这么大代价，只是为了杀人。

孙和：那姓罗的若只是个狗官，也还罢了，可他不该趁客串的机会，

占三师妹的便宜,又把她逼死。

陈鸿:这事可是能当真。

孙和:千真万确。

(画外音):千真万确。

陈鸿:(惊):谁在这?

孙和:(笑):小孩子就是沉不住气,师父也能把你吓成这样。

(舞台说明):冯明身着黑衣,在昏暗的灯光下难以认清,但他目光炯炯,散发出强烈的“生的坚强”。

冯明:你那没见过面的师姐,就是被那姓罗的逼死的。

陈鸿:我们是戏剧界人士,他怎么会把主意打到话剧演员身上。

冯明:唉,本是同根生,何必结冤仇,那人原本是与我一个行辈的剧作者,才情学问,倒也将就用得,可当年改编传统戏曲,我用《西厢记》,他用《牡丹亭》,两部老戏谁弱谁强,没人能说清,可最后的结果是,我比他略胜一筹,我由此在行当里发迹。他心灰意冷间加入仕途。原本这也没什么,可他从此对风情戏怀恨在心,仗持权势穷追猛打,半分也不通融。可笑他自己却是个浮浪中人,还闹出过人命官司。

孙和:这老家伙枉披了张人皮,我要戳他个透明窟窿。

冯亮:小孙,我舍不得你,你是表演天才,我却没有教过你什么。

孙和:事已至此,多说一些话也无用,我的表演心得和一部分创作产物都在这个盘里。

(舞台说明):孙和拿出了u盘,陈鸿郑重收下。

孙和:我的事已结束,希望老天爷开眼吧。

陈鸿：师哥，你…

孙和：（唱）：戏中套戏费思量，刃里藏刃势难防，一朝能把冤屈报，
便即身陨又何妨。

第三幕第一场幕落。

第三幕第二场

（舞台说明）：另一场话剧的排练地点，徐玉琴看着空荡荡的舞台，
无声哭泣。

柳绮琦：徐姐，你这是怎么了？

徐玉琴：我，我的戏剧被淘汰了。

（舞台说明）：陈鸿上台。

陈鸿：这话从何谈起，它不是已经入选纪念活动了。

徐玉琴：（苦笑）这都是假的，冯先生不愿到场，活动还有什么用？

陈鸿：你不要多心，我老师他…

徐玉琴：他什么？

柳绮琦：他正在医院修养，之后的纪念活动他一定会到场的。

徐玉琴：他若是不来，我就再也不写戏导戏了。

柳绮琦：难道莎士比亚每回写剧本还要老师跟着？

陈鸿：宝贝，你这话也是刻薄之极。

徐玉琴：你们，你们都来取笑我，天底下有几个莎士比亚。

陈鸿：天底下有无数个莎士比亚，每个剧作者都是自己的上帝。

柳绮琦：（对陈鸿指指点点）：这傻子又在说大话。

（舞台说明）：孙和上场。

孙和：师弟没有说大话，每个剧作者都是不同的。

徐玉琴：可我想像冯先生那样！

（舞台说明）：三人面容尴尬。

陈鸿：你如果变成他那样，不到三十岁就会疯。

柳绮琦：就像这呆子一样。

（舞台说明）：几人俱笑。

徐玉琴：你，你们这都是来取笑我的。

（画外音）笑是舞台上的财神。

陈鸿：（回头）这话对极了。

（舞台说明）：白崇上场。

白崇：（对徐玉琴一笑）：徐姐，你着相了。

徐玉琴：戏使我着了魔。

陈鸿：一出好戏，应该让人着迷，” 着魔却不行。

柳绮琦：嘻嘻，这呆子，自己从湖里爬出来没几天，就摆架子训人。

白崇：我演戏一半是为了生计，一半是为了个人兴趣，徐姐你又是为了什么？

（舞台说明）微妙的音乐。

徐玉琴：命，我恨我的命运。

陈鸿：这是什么情况，徐玉琴你又能有什么冤屈？

孙和：世上怨毒之人，何其之多，小徐你不过有了些小小的误会，何必在意呢。

徐玉琴：因为演不了戏，从小母亲就不喜欢我，我要让她看看，我不比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差。母亲一直拿我和孙和前辈比较，还一次次地骂我。

（舞台说明）：雷鸣。

柳绮琦：你这疯女人…

陈鸿：排戏，演戏也就比饿鬼强点，有什么好争的。

徐玉琴：呵，争，争就是我的命。

陈鸿：天也，这样的人。

白崇：我们与你说不清楚，让老刘来做吧。

陈鸿：他不是一向朝九晚五吗？

（画外音）：我的道具呢？

（舞台说明）刘知存上场

白崇：（笑）今天倒还热闹。

刘知存：你们这是团建呢？

白崇：（从地上捡起一个秤陀）：老刘，你可是在找这个？

刘知存：（接过秤陀）就是它。

陈鸿（看向白崇）：哈哈，你真是我们的福星。

（舞台说明）：刘知存眼见徐玉琴脸带泪痕，不禁语塞。

刘知存：你是徐玉琴，是东家的孩子，你哭成这样，我们罪过可就大了。

徐玉琴：他算哪门子东家，还不是得对冯先生毕恭毕敬。

刘知存：徐先生是讲究人。

陈鸿：这不过是点虚礼，难道这就忌恨上了。

白崇：无论礼节如何，东家就是东家。

陈鸿：东家也罢，西家也罢，你想做戏剧，也已经有了很好的开始，又有什么好伤心的。

徐玉琴：有冯先生才有开始。

柳绮琦：有名的剧作家又不止冯先生一个，即使他不来，也未必就是不在意你。

徐玉琴：（恼怒）你们好虚伪，你们一个是少年天才，一个人是名演员，一个是音乐家，可我呢，我除了有个说风凉话的老父亲还有什么。

陈鸿：我师父是个有名的穷光蛋，我是个没名的穷光蛋，假如师父当初有你的条件，也许他不会做戏剧。

孙和：（笑）大概会是个花花公子。

徐玉琴：戏剧，我只要戏剧。

孙和：这孩子真是……

陈鸿：戏剧不过是小小的天地，在它之外，天地更加广阔。

徐玉琴：这舞台就是我的整个世界。

刘知存：原来也是个戏疯子。

孙和：戏首先是演给观众的，其次是演给自己的，我师父名望再响亮，在台上他也只是一个普通观众，他的看法并不重要。

（舞台说明）徐玉琴痛哭。

孙和：小徐，你怎么又哭上了，你的戏也不错，有什么好伤心的。

徐玉琴：“不错”，“不错”能卖几两钱，冯先生若是不能到场，

我的戏还有什么用。

柳绮琦：用处大了去，纪念活动还得看你的本事。

白崇：世上的剧作者很多，比冯先生强的，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他又不是曲状元。

徐玉琴：你们好做作，遇我不公，却摆出一副臭面孔。

陈鸿：这又从何说起。

徐玉琴：（指着陈鸿的鼻子）我本想成为一个演员，因为你搅舌根，没有成功，我只能成为编剧，又被你师徒三人欺骗，怎么能不怨恨。

（舞台说明）：雷鸣。

陈鸿：我并没有骗你，我师父他身体不佳，实在是没有办法，假如你一定要寻个来历，在事情结束后向他拜师也好。

柳绮琦：哼。

陈鸿：丫头，你不要多心，我是属于你的。

孙和：这也是个办法，老师本就门庭冷落，除了眼前两个，门生故旧没剩几个了，小徐天分应该也达到师父的要求了。

徐玉琴：我绝不容忍一次又一次的欺骗。

刘知存：冯先生不会骗人。

白崇：他这人最实在。

第四幕第一场

（舞台说明）接近了冯明约定的时间，现在又是在舞台，几个人正在进行最后的排练。

刘知存：（指指点点）：孙先生，您的表演爆发力不错，但控制力不足。

孙和：（放下手中的剑）：没办法，我毕竟荒废已久。

陈鸿：你们，真是不把我当回事，表演爆发力在《归来》中并不重要，而是一种严肃的悲剧性。

（舞台说明）后台的哄笑声。

白崇：（回头）少爷小姐们，这还不到你们显能耐的时候呢。

刘知存：（看向孙和）孙先生你心中的悲苦，只怕不会比冯先生少。

孙和：我的仇怨都化在这把剑和这台子上了，现在我高兴得很，哈哈。

（舞台说明）：孙和大笑，耍了个碗大的剑花，几人俱是赞叹。

陈鸿：（摆摆手）：师哥，我们这是戏剧表演，不是杂耍，你也控制一下情绪。

孙和：（摆出一副大架子），师弟，你不熟悉老戏，它讲究的就是亮相与“赏玩”。

陈鸿：（摇摇头）戏剧本来就应该是严肃的，我们是精神世界的建筑师。

白崇：（笑）你也就能盖出个不成样子的茅屋。

陈鸿；（开玩笑的语气）是一座桥梁，连接时空的桥梁。

（幕后待命的演员）：哈哈。

陈鸿：你们这些人……

孙和：（指指点点）：这把戏好得很啊，把我师弟小脸都气紫了。

陈鸿：我才是导演，你们这成何体统。

白崇：你设计的开场白太清汤寡水了，加一个剑花更好。

陈鸿：（摇摇头）：《归来》是悲剧，插曲太多，效果并不好。

孙和：师弟，你是被你那女朋友给迷住了吧，《归来》的情感基调非常复杂，只能称为正剧，而且就你目前的心态，你也导不了悲剧。

陈鸿：（严肃）：师父时间不多了，我不想再去纠缠些朝朝暮暮的东西。

（舞台说明）：猫头鹰的鸣叫。

白崇：冯先生他……

陈鸿：他眼下还好，再过上几月就不好说了。

孙和：人世有代谢，没有办法，师弟，未来十年就看你的了。

旁白：人不只有一种命运，但任何命运都有它的重量。

陈鸿：唉，先做好眼前的《归来》吧，若是不成，我也只能去做个教师。

白崇：就凭你的动作设计能力，哈哈。

孙和：过份了，我师弟可是名师门下高徒。

（舞台说明）：几人俱笑。

陈鸿：说实话，《归来》的动作设计确实难度很大。

刘知存：剧中本来就有很多插曲，而且你使用的是“流动的结构”，动作设计当然困难了。

白崇：（看向刘知存）小刘，别卖弄了，你可比不过这两尊大佛。

陈鸿：我就是个泥菩萨，有何能为，只是如果不用流动结构，根本无法展开戏剧情节。

（舞台说明）孙和悠悠地唱着无名的歌。

陈鸿：师哥，你在唱些啥。

孙和：归去，归去，不能奋飞，这是师父经常说的话。

陈鸿（喜）：对，应该用“间离法”，师父对戏剧爱而不忠，诚而不实，在表演中也应该表现出复杂的心态。

白崇：嘻嘻，你们师徒几个全是装神弄鬼的好手。

刘知存：陈头，你的想法真的可靠吗，我们已经推倒重来过无数次了。

孙和：刘知存的想法也有道理，“间离法”于我没什么难度，可师弟，，师父病情加重，我们等不起了。

陈鸿：西方的间离加上中国古典戏曲中的拟真，两相结合，就可以“有无相生”，弥补《白头秋蝉》与《归来》之间的情节断裂。我保证，这次一定没问题。

刘知存：开始吧。

孙和：（拔出剑）试一试也好。

（舞台说明）饰演迅飞的孙和挥剑狂歌，多慷慨之声，刘知存和白崇在在旁边击筑。

孙和扮迅飞：（唱）二十年来飘零久，青衣黄尘过半生，宝剑沉江泥销镞，郁气中藏愁白头。

白崇扮一行人（唱）：英雄散尽豪杰死，凄凄惨惨到如今。黑云翻腾白沙飞，世上几时得太平。

刘知存扮一行脚商：（唱）太平年月不多求，人世平稳得生息，岂知逢着豺狼亲，老母投井骨肉离。

孙和扮迅飞：（唱）当年弱冠仗意气，抽剑裂石决犹疑，如今衔恨报孤愤，此去不返奈若何。

孙和扮迅飞：我本江湖豪客，因不愿受朝庭网罗，避居在此，不知怎的，竟有人向我申冤，这又如何是好。

刘知存扮行脚商：小人我本是山东行脚商，到了阳谷地界于路上见一碇纹银，小人家中贫困，不合拿去花用，怎知被一昏官胡乱认做土匪，屈打成招，已至家产荡尽，小人心中不忿，请飞剑客为小人报仇。

孙和扮迅飞：你莫不是土匪强人，编个谎话来诓我。

刘知存扮行脚商：小人辗转半生，家无斗米，又怎是土匪强人。

白崇扮一行人：世上有提刀的强人，立文字的强人，立条目的强人，缠乌纱的强人，何曾有这等家无斗米的强人。

孙和扮迅飞：（拉住白崇所扮之行人）你这过路的闲汉若是招揽是非，你去帮他打抱不平便是。

刘知存扮行脚商：个人自有个人的缘法，世上又岂有那多闲汉，你既身负长剑，就该决断是非，不然，留这臭皮囊何用。

孙和扮迅飞：你这厮不通情理，我既身在外，又怎知其中是非。

白崇扮一行人：这糊涂的闲汉，天下事天下人各安其分，又何曾有世外之人。

刘知存扮行脚商：你这丧气节的昏人，天也！地也！露出你们的眼吧。

（舞台说明）从幕后出来几名黑衣人。

刘知存扮行脚商：原来剑客俱在此，可愿理这世间的平不平。

黑衣人们：（唱）罗网难逃兮，聊此存身。隐忍十年兮，怨气中藏。

孙和扮迅飞：世上既有如此多侠客，尽管去理是非，我久已不做这幻梦了。

白崇扮一行人：假做真时真亦假，人生如梦俱成空。

黑衣人（唱）：世上多侠客，宝剑无处寻，剜我心头血，一死答知恩。

孙和扮迅飞：（惊慌）这把剑谁想要谁拿去？

（舞台说明）孙和扮迅飞将手中长剑抛下。

黑衣人中的一个：面壁十年辛勤久，宝剑归处怎得知。罢了罢了，我先走一步。（伏剑而死）

孙和扮迅飞：这不是以命图赖吗？

（舞台说明）着古装扮县太爷的演员上。

县太爷：凶犯持械争杀，致死人命，依律当斩。

（舞台说明）：县太爷揪住迅飞。

孙和扮迅飞：冤枉，冤枉，那蠢才是自己伏剑而死，于我何关。

县太爷：汝本十年前刺杀朝庭命官的要犯，早应分付黄泉。

孙和扮迅飞：又是个“依律当斩”，天下既有许多立科条的强盗，“律”又能评得几多是非，罢了罢了。

（舞台说明）：迅飞挣脱开，拿起长剑，将县太爷刺死。

白崇扮一行人：人各有其分，既做了剑客，以武犯禁，才是应当。

孙和扮迅飞：（唱）剑饮仇血气峥嵘，十年隐居终化龙，拼将一死酬知己，身赴黄泉犹堪值。

黑衣人：我事已毕，再不流连。

（舞台说明）：黑衣人退回到幕后。

孙和扮迅飞：他们怎么消失了。

白崇扮一行人：人生如逆旅，我亦当归去。

（舞台说明）：白崇所扮之行人离开舞台。

旁白：戏剧就是真与假的斗争，孙和此时觉得，不知是自己成了戏中人，还是戏中人成了自己。

（舞台说明）：雷鸣

（舞台说明）：第四幕第一场幕落。

第四幕第二场

（舞台说明）最后的一场表演，所有的一切都要有个了结。

（舞台说明）：后台化妆间

陈鸿：时候到了，师兄，你要保重。

孙和（笑）：师弟，我与你未婚妻搭戏，你居然没有见怪，还来探班。

陈鸿：（悲意）：当真是戏如人生，戏一演完，你就…，但千万不要把绮琦牵连进来。

（舞台说明）：雷鸣。

孙和：这一手”刃中藏刃，我不知练过多少次了，一定万无一失。

（舞台说明）：猫头鹰的啼叫。

陈鸿：（朗诵调）：剧作者陈鸿，为师兄送行。

孙和：好，气口有我八分火候了。可这声音还不够沉着。

孙和：演员孙和，向戏剧舞台辞行。

（舞台说明）在《广陵散》中转场。

（舞台说明）：迅飞依旧是一身黑衣，腰悬长剑，神色峻急，莎乐美一身蓝布衣，面容哀伤。

孙和扮迅飞：（唱）壮士志酬必不还。今即死别难团圆。能得知己来相聚，便赴黄泉心欢羨。

（舞台说明）柳绮琦扮莎乐美：兄长，我的兄长，你为何要用这种方式来替人报仇。

孙和扮迅飞：我的妹妹啊，你不知道，我是怎样的想要报仇，又是怎样的善于为人报仇。我是人间一切仇恨的总量 是从地狱的锅炉中吐出的火光。

（舞台说明）：迅飞持剑在台上砍出一条沟。

柳绮琦扮莎乐美：兄长，仇恨已经把你逼疯了。

（舞台说明）：雷鸣。

（舞台说明）迅飞的身体剧烈摇晃。

柳绮琦扮莎乐美：兄长，你怎么了？

孙和扮迅飞：我心饥渴，欲饮人血。

（舞台说明）猫头鹰的鸣叫。

柳绮琦扮飞：兄长，你糊涂了，你有十年没有拔剑斗武，不也活着。

（舞台说明）雷鸣

孙和扮迅飞：宝剑，宝剑，十年不饮血，是否，你也要离我而去。

柳绮琦：兄长，珍惜生命吧。

孙和扮迅飞：虽生犹死，虽死犹生。我衔恨于一剑，隐忍十年，只为报仇，扬我侠名。

柳绮琦：连我们的仇人也早就不见了，世上哪还有什么侠客。

（舞台说明）一群青衣人上台。

孙和扮迅飞：哈哈，我不去寻仇，你们倒要来找我。

柳绮琦扮莎乐美：兄长，你就少说两句。

青衣人中的一个：（捧读）潜逃大胆凶犯迅飞，刺杀朝庭命官多人，即刻拿办，立行梟首。

（舞台）青衣人拔刀来杀迅飞。几人在舞台上你追我逃。

柳绮琦：（用手指着唾骂）：你们，你们是一群更大的强盗。

孙和扮迅飞：对付强盗，我有得是办法。

（舞台说明）：迅飞挥剑与青衣人厮杀，一时难解难分。

孙和扮迅飞：你们这些人，看来都是那老家伙派来的。

（舞台说明）：刀剑相击。

（画外音）：你这凶徒，终于让我找到了。

柳绮琦：你是十年前，那个来抓我和我兄长的坏人。

孙和扮迅飞：好，不是冤家不聚头，总要有个了结。

（舞台说明）：罗大人上场，他已是垂死的老人，只能坐在太师椅上，可他身上皮袍和脸上带着从容不迫的笑放射出权力强大的辐射。

柳绮琦扮莎乐美：啊，这魔鬼，他本应该下地狱啊。

孙和扮迅飞：杀。

（舞台说明）：孙和上前挥剑欲砍罗大人，不想罗大人身旁几名蓝衣人将他挡住。

罗大人：侠以武犯禁，你不走正道，怎可能赢我。

孙和扮迅飞：我的剑上就是最正的道，十年磨一剑，天地倒为倾，杀。

罗大人：把这女人拿下。

（舞台说明）：另一群蓝衣人控制住了莎乐美。

莎乐美：哥哥 我太没用了。

孙和扮迅飞：我早该想到，几个芝麻官的命在你眼里一钱不值，你找上问来，是为了我妹妹所有的，家传的铸剑术，因为你用刀剑夺位。

罗大人：你果然不似你父亲这般愚不可及，只要你们能铸成宝剑，今后井水不犯河水。

孙和扮迅飞：那就起炉，你先放开我妹妹。

（舞台说明）：青衣人将火炉拖上台。

孙和扮迅飞：有意思，你这老儿看来是造了不少杀孽。

罗大人：（恼怒）：你难道想这丫头落得那些人一个下场。

柳绮琦扮莎乐美：我死也不要紧。

（舞台说明）：孙和扮迅飞开始铸剑，不知为何，铁水难以化开。

罗大人：你在搞什么鬼花样。

孙和扮迅飞：范式和铁水都有问题，只能做出铁掌套在你的蹄子上。

罗大人：少废话，不然杀头。

孙和扮迅飞：你先放了我妹妹，否则我只有炼马嚼头给你。

罗大人：敬酒不吃吃罚酒，来人，把这女人给我扔进炉子里。

（舞台说明）：青衣人将莎乐美拉到炉子旁边，做势欲动。

孙和扮迅飞：妹妹，对不起了。

（舞台说明）：迅飞将莎乐美的头发丢进炉子里。铁水奇迹般凝成了剑。迅飞挥剑格杀几名青衣人。

罗大人：这不可能，以人殉剑，有失天和。

孙和扮迅飞：哈哈，你行若猪狗，只配走狗道。哪里配谈什么天和。

孙和扮迅飞：（唱）剑饮仇血报知己，即赴黄泉尚可喜。

罗大人：疯了，老天爷疯了我是公道，我是仁义，我是真龙天子，怎么会死在贼子剑下。

孙和扮迅飞：管你是真龙还是臭虫，还我四位师兄弟命来，杀！

（舞台说明）：迅飞挥剑横击罗大人，血溅五步，迅飞见大仇得报，伏剑而死。

柳绮琦扮莎乐美：兄长！（亦死）

（舞台说明）：第四幕第二场幕落。

第四幕第三场

（舞台说明：黑衣人群：（唱）：身堕地狱心似铁，命归黄泉血犹热。

迅飞：戏剧就是真与假，生与死，光明与黑暗的斗争。

（画外音）：迅飞，你可知罪。

黑衣人：（唱）：英雄豪气冲斗牛，定数茫茫不可逃。

迅飞：嘻，我命已偿，何罪之有？

（舞台说明）：火炉被抬上来。

迅飞：害人的把戏居然搬到地府，可真是阴魂不散。

（画外音）：你可愿伏法？

迅飞：伏法？天下有给贵人的法，有给穷人的法，还能有给死人的法不成。

（画外音）：罪孽深重，应就汤镬。

迅飞：去他的。

（舞台说明）：迅飞一剑劈开了火炉。

（画外音）：巨响。

迅飞：死人还能再死一回不成。

（舞台说明）：转场，孙和从舞台上被拉起来。

第四幕第四场

（舞台说明）：紧接第三幕

（画外音）：罗厅长死了，哇哦 好。

柳琦琦：这是怎么了？

（舞台说明）：陈鸿上台。

陈鸿：宝贝，一切都结束了

柳绮琦：结束，能结束什么？

（舞台说明）：柳绮琦看到了舞台上的尸体。

柳绮琦：天，你们都做了些什么。

孙和：我杀了那姓罗的。

柳绮琦：啊，鲜血污染了舞台。

孙和：（阴森）我是一个幽魂，一个来自地狱的幽魂。

（舞台说明）：因为失血，孙和身体剧烈颤抖。

陈鸿：（焦急）：快来人啊。

（舞台说明）：安保人员将孙和带离舞台。

陈鸿：（面向孙和消失的方向）：师父，师兄，你们一路走好。

柳绮琦：这是些什么鬼花样，戏剧居然可以用来杀人。

陈鸿：宝贝，这是一场戏中戏。抱歉，我向你隐瞒了实情。

柳绮琦：再告诉我一句实话吧，呆子，你到底爱的是戏剧，还是我？

（舞台说明）：阳光照射进舞台。

柳绮琦：天晴了，我要去游泳了。

陈鸿：这…

（舞台说明）：柳绮琦快步走下舞台。

（画外音）：历史总有着大体相同的韵脚，与师父相同的命运，似乎又落到了陈鸿头上。

陈鸿：宝贝，我很爱你，无论你喜欢游泳还是戏剧都一样。

（画外音）：这次，我可不会再把你从湖里拉上来了。

（舞台说明）：陈鸿离开舞台，阳光在他前面迎接他。

（画外音）：另一个少年：罗先生，将来我一定为你报仇。

（画外音）：雷鸣。

全剧结束。